

# 在哈尔滨，感受别样风情

胡子

## 初识哈尔滨

老家宿松，冬天能碰到雪就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惊蛰后的春日，房前屋后路边还有厚厚的积雪，简直是妄想。

一路向北，我怀着期盼又忧虑的心情，从绿色盎然的家乡到繁华的京城再到祖国北边的哈尔滨，个中的情绪过山车般起伏。高铁外，一会丘陵，一会平原，一会高山，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冷热不均，这几日迅驰的体验是我四十多年岁月里独特的第一次。我不知道如何诉说这种感觉，只晓得以自己的能力和经历尽力去站好位做好事。

时间是最不讲情面的，在这从南到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岁月里，自己的心是最好的记录者，记录下我这一路的喜乐，记录下我这一程的美好。

哈尔滨，一个风情万种的北国大都市，这么风姿绰约地站在面前时，我是那么的局促和忐忑，就像初恋时在她面前那样，心中千万遍想得到的场景忽而出现时，又是那么的不知所措，甚至愚钝得好笑。

安顿好行李，约上两个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在寒风中包裹严实，有说有笑向中央大街奔去。对，一路奔过去，那种急不可耐想把她拥入怀中的冲动，只有经过的人才真正能体会，那一刻感觉地铁三十分钟的路程是那么的漫长。

我们三个外乡人在一群东北口音中显得那么的异类。无所谓的，反正热情的东北兄弟姐妹们不会介意，他们能那么狂热地呵护南方“小土豆”，肯定也不会对我们这几个南方“老土豆”差到哪里去。

我们无所顾忌，纵情地在龙江的土地上欢歌，看看这说说那，指指划划，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终于来到中央大街。顺着如潮的人流，看着两边各色俄式风格的建筑，视觉的冲击力让人眼睛不够用，因为过于沉迷，差一点撞到前面高个子的东北大姑娘，瘦小的我站在她后面自惭形愧。同行的刘君和李君更是抬不动腿，一会蹲这里拍照，一会朝那里拍照，毫不顾惜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中手的承受力。眼睛和手遭罪不说，馋虫也被勾了起来，且不说“九珍十八品”，就光是那红肠和马迭尔就让人欲罢不能，一路的香味让整个个人酥软，就想在美味里沉醉不起。

索菲亚大教堂的红妆在



和鸣 周文静 摄

中央大街舒展得恰如其分，就如站在她前面裸臂的待嫁少女自然舒展地在摆各种姿态，人生总要留下最美好的纪念，这点寒风又怎么能阻挡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对生活炙热的情感更让这冰天雪地放出不一样的光芒。百年的大教堂在寒风中挺立，也让我们更深切地感悟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寒冷中不屈的奋斗。人的伟大真是神奇！

下道里菜市场人头攒动，南北口音混杂，卖家大哥大姐们那大嗓门的东北话可有意思了，随便一开口似乎就能让人情绪激昂，似乎东北人的幽默和大气就是刻在骨子里。两位同伴实在没忍住，果断买了不同的东北特产，那种满足发自内心的，又主动加卖家微信，说以后还要再邮寄购买。

道里老街清静陈旧，历史感和岁月的沧桑扑面而来，与刚才的喧哗和现代感截然不同。在同一个地方感受两种不同的情绪，也是游玩过程中又一难得的意外之喜。张君和李君在亚冬会的吉祥物前和一位本地老大哥神谈，问附近还有啥好玩的，东北老大哥的善谈和热情，让我们全然不顾已经在寒冷中待了快两个小时。刚出地铁时，刘君还说太冷了，这会也没见他念叨冷，兴奋的热情早已冲抵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

决定去防洪纪念塔看看。顺着中央大街，在寒风中，三个南方大男人，热情似火地一路向北，瞅瞅这望望那，路口巡逻的警察看在眼里，应该会觉得这三人真有意思。

实在太冷。正好看到哈工大的校史展厅，我果断入内，对这所学校仰慕已久，必须得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恰好也驱驱寒。展厅里的陈列太让人震撼，虽然面积不大，但几乎全景再现这所学校的不容易和伟大，真的要为这个城市和城市的管理者点赞，在如此寸土寸金的地方腾出这样一块地方来展示哈工大的历史，这是城市人文建设的极好创意，也是物质和人文完美的融合，就像炙热和寒冷在这个城市总能神奇地融合一样。出于对哈工大的至爱，我毫不犹豫地

买了个哈工大的文创包。刘君玩笑说：你这纯粹是为了买包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这个铭牌。我笑而不语。作为一个匆匆过客，我也只能如此聊表心意。

走了十多分钟，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到了，又是一通拍照留念，新奇得跟孩子似的。看到松花江里厚厚的冰层，刘君更是惊呼起“我的天啊”，李君不停地拍照，一个劲感叹“值了值了”。

的确，可能在本地人眼中司空见惯的松花江大冰层，在我们这些南方人看来简直就是难以想象，这种落差的冲击力带来的震撼着实让我们忘却寒冷。以前只在电视和视频里看到的画面，而当身临其境感受时，那种冲击的爆发力或许就是旅游最大的收获，那种心情远非文字所能描述，那份美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感受。

这些曾经只能在影像中领略到的网红大都市风采真的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哈尔滨风光之美、人之热情果然名不虚传。

## 邂逅一场雪

才来哈尔滨十几天，居然就碰到了一场原以为只有在老家才能感受到的连绵阵雨。

刚还艳阳高照，一会就阴云密布，雪一片片地落，不多会又白云飘荡，太阳不服输地时而露出一个头。在最北方居然碰到像南方六月份时那样的天气。老家有“六月天，孩儿脸”的说法，六月的天气变幻莫测，就像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变就变。

我在来哈尔滨前，虽做了万般功课，知道极寒极冷，准备了超保暖的衣物，甚至想好实在不行就再买个最厚最长的羽绒服，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哈尔滨的雨完全把我这个南方人击打得措手不及又惊喜不断。

昨夜和梁君、刘君外出打牙祭，临出门时还“风儿轻轻地吹”，心情是那么的美，三人有说有笑美滋滋。几盘“千口顺”下肚，八点一刻要出饺子

馆门时，那高大威猛的中年帅老板笑眯眯地把我们喊住，说外面正大雨呢，等会再走吧，不然很快就会淋湿。看着老板一脸真诚的笑容，我们这才意识到短短一顿饺子时间外面就变了天。本想就几分钟路，大不了跑回去得了，推门一看，门外磅礴大雨、狂风大作，跟妖孽做怪似的，平时豪气冲天的梁君也不得不乖乖退回屋内，一个劲叹气：老胡啊，咱还是等会吧。刘君一脸灿笑：哈哈，老梁也有这时候。在上天面前，总有无可奈何的时候。

三个在南方梅雨季节长大的人，见惯了连雨、阵雨、急雨，居然就被北方一场突然而至的雨挡在屋内感叹。北方的冷还没彻底感受到，这春天的雨倒结实让人体味到冰城可爱的另一面。三个没见过世面样的南方“老土豆”一惊一诧，估计热情的老板虽不言语，心里肯定在嘀咕“这三老土冒，下个雨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一楞一楞的没个人形”。

公寓就在马路斜对面，真的有种“望洋兴叹”之感，几分钟的路程就成了山高路远不足达。“不行，赶紧下单买伞，明天京东能送到。”三人不约而同在饺子馆喧闹的气氛中下单。

踩着泥水、顶着小雨，深一脚浅一脚跑回住处，一夜提心吊胆，生怕第二天大雨，上班可就遭罪了，最主要的是没有伞，衣服淋湿，就很麻烦。晨起望窗外，路面虽仍旧湿乎乎，但没有继续下雨，而东边的日头正在冉冉升起，空气格外清新。昨夜一场雨，把连日来污浊的灰尘洗涤一空，浑浊、压抑的天空被洗得蓝蓝的，高高在上；路长长的，坦坦荡荡。

雨后的清晨温顺得迷人，脚步不由轻快起来。到了办公室，赶紧收拾脚底的污泥。正埋头于书稿时，刚才高照的艳阳突然不见了，天阴了，迅而就起了风，感觉窗户有点忽闪忽闪，不会狂风就直吹得桌上稿纸乱飞，抓紧起身关窗，才惊觉楼下光秃秃的树枝在疾风中劲舞，左摇右摆，路上本就匆匆的行人更加惊慌失措。老人大声疾呼幼童往家的方向跑，小孩反觉得好玩，你追我逐，嬉戏热闹，完全不顾这遮云蔽日的昏暗。

我在屋里也不恐慌，看着屋外匆匆人流，天边阴暗渐浓，原以为一场阵雨肯定是不可免的，倒有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站窗边遐思，天边有白花朵的碎片漫空飞舞，都说斜风细雨，殊不知斜风细雪别有意境，一颗或者一粒又或者一朵雪花洋洋洒洒，跳动着，翻滚着。这上天的精灵，在这春日，不期而至，真是难得的一场魅力邂逅，更是一回别样的精神洗礼，让我不觉对这个城市更有种与众不同的好感。

这春日的白雪，带去我对宿松的惦念，我的万般情感就和这雪一样融化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

